

質。願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門。無大
小皆賜蟒衣。內廷大瑞。皆呼昂為舅。賜第太平倉東。熏
灼動京師。言官交章諫。皆不納。及十一年十月。上每從
數騎過昂。飲是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
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因樹屋書影

周亮工

劍俠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
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
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
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
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
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
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
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甯遠。疏至一二
上甯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
室內几案盤盂。巾鳥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為
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

公知甯遠所為。即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
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
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
鬼為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
知之。

馬繡頭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親先大夫於東牟。遇道人馬繡
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整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
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於正統甲子。至是約
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媼搗婦。多從之遊。時
孫公元化開府於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
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
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苦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
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耳。問所
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於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
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
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
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

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嘯。則有片雲從其嘯處起。復東向
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
道人高臥壇上。勦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
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
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
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
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
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
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穀核。其中
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穀核。投
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
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梓孟盃盞之類。凡
十五。莫之物。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
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
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爭塞向墻戶。以避寒威。而道人
夜必向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
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旋游泳。
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

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為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媼。如
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
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
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
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
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
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
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
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
為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
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
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
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忽
西向而嚙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
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
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傷絕寒暑
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媼遊。且比及頑童。曰
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